



凤御凰

情倾百年

【完美终结】下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半壶月 著

多年后，
在敌国的国土之上，在敌国的皇城新都，
在两国交锋的巅峰时刻，他敢在敌国的刀尖之上，
公然摆下一道百年盛宴，
令两国文武将相下跪——迎她回归！
这是怎样的深情，这又是怎样的挑衅——



情深不寿，
她种下百年血咒转到异世。
痴情无悔，
他摆下百年棋局等她归来。

悬疑派浓情作家 半壶月
史诗级三世情缘，完美上演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凤御凰

情倾百年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完美终结

下

半壶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御凰：情倾百年：完美终结：全2册 / 半壶月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99-7148-3

I. ①凤… II. ①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6727号

书 名 凤御凰：情倾百年·完美终结
作 者 半壶月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9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48-3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伤食的爱	1
第二章	暗战初始	27
第三章	千里寻她	50
第四章	时过境迁	75
第五章	通州公审	96
第六章	重重锁雾	127
第七章	记忆遗失	149
第八章	痛彻心骨	176
第九章	归心似箭	252
第十章	无法靠近	272

目录【上】
CONTENTS
完美终结



第十一章	三世夙愿	285
第十二章	百日归期	307
第十三章	昊王下落	329
第十四章	王者归来	359
第十五章	鸿雁传情	371
第十六章	千里寻夫	399
第十七章	魂牵梦萦	420
第十八章	宴释兵权	451
第十九章	解秘姚族	477
第二十章	凤凰双归	533
第二十一章	最后较量	564
番外	姚迭衣与顾奕琛	582

目录【下】
CONTENTS
完美终结





第十一章

三世夙愿

FENGYUHUANG
QINGQINGBAINIAN

顾城风的手段是雷霆万钧，第二日，惊鸿殿的大门已被四海影卫把守，而顾城风业已不临朝，除了隔两三个日子招些重臣外，几乎不见外人。

那些男宠亦全部被太监总管安置在后宫一个偏僻的后院。

贺锦年可以突破两三个四海影卫，但无法同时对付数百个四海影卫，她隐隐知道，这一次，顾城风不会对她再有任何的让步，她不甘心，几次跪着求见，皆被拒，即便是跪到昏死过去，也仅是被抬到太医院救治，还是无法见到顾城风。

她开始追查帝王的病始，她始终觉得，即便是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身体迅速破败，以顾城风习武的底子，也不至于两三个月就消瘦至此，她想知道他在大魏密道中所受的伤是否得到妥善的治疗，她想知道，那些时刻接近帝王的市井艺妓和伶人，身上是否含带了某些伤害到帝王龙体的药物。

可太医院上下根本不配合，他们宁死也不愿拿出记录帝王脉象和服药的册录，贺锦年无计可施，只能寻找云泪，却被告知，云泪早已被帝王发配，遣送回桃园谷中囚禁。

贺锦年再次见到顾城风，已是一个月后，深夜皇宫太监总管亲自上贺府传召。

贺锦年直奔惊鸿殿，一路上，已不见那些浓妆艳抹的美少年。

寝殿中弥漫着馥郁的芬芳，顾城风长发披散着半靠在床榻上。

总管太监扬声“贺五公子到”时，顾城风微微侧头看向她，眸光眷恋悠长，嘴角挑着一丝疲惫的笑，扬了扬手，示意她坐到他的身边。

她屏着息过去，等待了太久，她唯恐这不过是个梦，所以，她没有请安，甚

至不敢扑入他的怀中，只是贪婪地望着那一张令她相思入骨的脸。

“锦儿，过来坐朕身边，朕下不了榻，没办法抱你过来。”他轻笑一声，仿佛知道她所怕一般，拍了拍床榻，示意她坐过来。

顾容月闻言，循着众人的目光，亦缓缓侧头，眸光淡淡地睨了贺锦年一眼，不悲不喜，脸上并没有多少的情绪。

贺锦年依言静静地坐了下来，眸光一瞬不瞬依旧定在顾城风的脸上，她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对待自己，不过是一个月的时日，他已无法下榻，除了一双漂亮的桃花眸，那张脸，已看不出当初的轮廓。

她一直所怕的，还是要发生了，虽然这一个月来，她近乎疯狂地日日进太医院，想知道皇帝的病情，但太医院的院士无论她怎么软硬兼施，皆不肯透露半句。

顾容月安静地跪在床榻尾，以叶明飞、肖龙华、戴少铭为首的几个武将重臣跪立一处，虽极伤心，都强自压抑着，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干扰到顾城风的囑言。

她一直跪在他的身侧，紧紧地盯着他那张脸，看着他苍白无色的唇一张一合的，她一个字也没听懂，就这样一直安静地流着泪，甚至不知道何时殿内只余她一人。

他躺在龙榻上，听着贺锦年在旁声音哽咽，原本恍惚的目光忽然晃开一丝波动，“刚才朕好像睡了过去，真舒服。好久没这么轻松了。”他眼神怔怔地望着龙纹床顶，那唇角却含着淡淡欢喜，最后吐出一句：“不要……哭，扶朕坐起来。”

贺锦年在他身后放了软枕让他靠着，又为他细细地梳理了头发。

此时的顾城风白缎绸衣，纤尘不染。乌黑长发夹着耳鬓几缕白发以缎带束住，余下丝缕垂散肩后。整个人靠在枕上，虽消瘦憔悴，但极好的五官依然让他宛若一座精致易碎的白雪玉雕。

他看着她，眉目间缠绕着丝丝回忆，“第一次看到你边骂边对付苍月排名第三的杀手时，我在想，世间怎么会有这般机智聪明的孩子，明明气力不是很大，内力也逊人一截，可还是打赢了……你受了重伤，腹下流了很多血，我抱着你返回燕京城，觉得你真瘦，哪里有半丝男娃的样子，后来帮你包扎伤口，方知道，原来你是女儿身，可我知道，你想藏着这个秘密，所以，我一直当做我不知道……咳咳咳……”

“你别说话，你休息会儿，休息会儿。”贺锦年心如刀绞，急忙轻轻顺着他的胸口，明知这么做什么意义也没有，可她还是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抚着他，

声音克制着惊惶，“城风，别说话好吗？你要是累，就好好睡，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不会离开了，永远不会，你把身体养好，也答应我，永远别离开我，永远不要不见我。”

他握住她放在他胸口的小手，她的手柔软温暖，带着生命力似的温暖着他冰冷刺骨的掌心，“锦儿，听我说，如今苍月和大魏交战，我走得仓促，虽然你随我四年，已懂得如何治理江山，但你毕竟姓贺，仅凭声望不足以统领这苍月天下，所以，我把江山交给顾容月，但他毕竟年幼，易被权臣所控……”

“城风，你别说这些话，我不想听……”她猛地掩住耳朵，明知道这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可她真的无法从他嘴里听他吐出遗嘱。她亦知，为何顾城风会在短短不到一月间身体又破败至此，恐怕他的难舍会在他之上。

顾城风胸口闷得几乎炸开，但他的动作依然温柔，轻抚着她的长发，一下又一下，指间轻轻勾着她的发尾，卷着绕着，若他的生命能和她的生命从此这样紧紧缠绕着，他宁愿这一刻永远停驻，即使以他如今的破败之身，只要她能在他怀中，他也愿。

可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个奢望。

顾城风稍稍平复胸口的喘息，低叹，“锦儿，我所剩时辰不多，你乖乖地听我说。与大魏交战有百里杀坐镇，大魏绝不可能越界半分，战场只会开辟在大魏国土之内。这一场战争，即便是输，苍月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何况，我在四年前也做了一些安排……”顾城风顿了顿，待气息缓些后，道：“如今刚打下通州，两军交战输赢未知，若能兵临汴城，大魏的清王秦邵栋和傅王叔秦河那边我已经有所安排。现在，我要提点你的是苍月的内政，权臣中，最不易控制的是肖家的人，肖妥尘有金铃在身边，不会乱。但肖龙华之长子肖宴臣毕竟在大魏封侯，我在，还能压制得住肖龙华，我若不在，你要提醒顾容月，第一要防的就是肖家。”

“不是有叶明飞……”贺锦年像孩子般撇了一下嘴，有叶明飞在，肖龙华肯定不敢轻举妄动。

“叶明飞是留给你的，不是留给顾容月。”顾城风打断她的话，点了一下她哭得红红的鼻尖，“我……去后，叶明飞会离开消失一段时间。”

“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你会好的，你把云泪调回来好不好……”她不停地抽噎着，涕泪齐流，嘴里像是跟自己置气般呜咽个不停，顾城风的脆弱让她的反应变得迟钝。

“我的傻锦儿呀……”贺锦年的模样却取悦了他，顾城风低低地笑了起来，他从枕下抽出一块帕子，轻轻地擦拭着她脸上的泪迹，又拧了一下她的鼻涕，也许是一双桃花眸太温柔太迷人，也许是帝王寝殿的芳香太醉人，这一刻，俩人都忘了这是一场生离死别，他的指腹流连在她的眉间，低喃：“顾容月身上并没有流着顾氏的血，我怎么能把江山留给一个外人？”

“顾容月不是顾奕琛的血脉？”贺锦年微微一惊，四年前，东阁明明亲口告诉她，先祖皇上将刚出生的死婴交给了他，他动用了法术，将这个孩子复活后，把他放在结界之中。

顾城风扔了手中的帕子，又从枕下抽出一条，拭了手后，方缓缓道：“姚迭衣当年诞下的是公主，顾奕琛赐名为顾灵瞳，并赐尊号为广平公主，顾奕琛当年已经知道东阁身上不具备姚族血脉，修习《上古札记》后，反而很有可能被石碑所控，所以，故意设计让东阁施法，使他因施禁术而在三年内法力尽失，以防止石碑在无法侵入先祖皇帝之肉身后，反利用东阁来监视他。”

“那……公主呢？”贺锦年的心怦怦而跳，她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在大魏行苑的桃林中，她陷入了东阁的法阵，通过那残留着姚迭衣血迹的枯藤，她看到了很多关于姚迭衣的记忆，但那些记忆并不完整，尤其是姚迭衣昏迷之后发生的事，她根本一无所知。

所以，她心里很乱，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有一个百岁的女儿。

“姚迭衣身怀骨肉时，虽然是昏睡不醒，但她的血异于常人，所以，广平公主出生时很健康。当时的顾奕琛担心姚族长老打这个孩子的主意，所以暗中建立一个庇护之地，守护广平公主成长。晴雪……便是广平公主顾灵瞳的后人。”

“难怪，晴雪的那一双眼睛与六月如此相像。”贺锦年低低自语一句，轻问：“那顾容月又是怎么回事？”

顾城风告诉贺锦年，百年前，顾奕琛将假皇子顾龙月的尸体交给东阁，百年后，姚晋南奉姚九落之命，从姚族圣地中盗走姚清浅，谁知姚晋南弄错，将顾龙月盗了出来。

那时正值顾城亦宠姬，也就是后来的清妃产子，姚九落便趁机将婴儿易换，当时权当只是多埋一颗棋子，也并不知道将来是不是有用。

“我要把这个江山留给你了，顾容月只是过渡，他的身份会暂时压制住蠢蠢欲动的朝臣，而叶明飞和戴少铭是我留下来辅佐你的，他们目前不宜参与太多政事，以免将来被缚住手脚。”

贺锦年霎时明白，顾城风是想借顾容月名正言顺地铲除肖家，确保在苍月无

任何隐患的情况下，再暴露出顾容月非皇家血脉，届时，叶明飞和戴少铭再拿出他的遗旨，扶贺锦年登基。

如果这时候顾城风把江山交到她的手中，肖龙华很可能因为她并非皇家血统而不能臣服。

且，她在御书房伴驾四年，也懂得帝王驾驭朝臣之道，在新帝登基前，往往帝王会先解了辅政大臣手中的权力，避免他们犯错，或是与别的派系产生诸多的矛盾，这是一种暗中的保护。

她读懂了顾城风此时的用心安排。

顾城风给叶明飞和戴少铭太大的权力，朝臣中必定有肖家的支持者伺机针对叶明飞和戴少铭，易滋生事端，顾城风让他们此时置身事外，将来可以全力无阻地支持贺锦年。

“容月他怎么肯答应？我了解他，他对权势没有欲望。”她直觉，顾容月对帝位无意，他会答应顾城风，顾城风必定给予了他某些承诺。

“他知道我的用意是将帝位留给你。我答应他，只要他摆平了肖家，我让他和清妃团聚，这是他的心愿。”顾城风神色淡淡，想起御书房中他向顾容月提起这一个交易时，顾容月毫不犹豫就答应，他说，贺锦年于他有再造之恩，他愿意为贺锦年登基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性命。

贺锦年突然心一悸，脑海里飘起前世中顾容月绝望地站在城门之下，那任人宰割，却不肯弯腰求饶的神情，有着冰雪般的气质，“城风，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容月他有些像你。”

顾城风说了这么久的话，体力已渐不支，他强忍着不适，转身从龙榻暗藏的抽屉里取出一段香，示意贺锦年将案头已燃尽的香续上，苍白的脸努力地挤出半丝笑容，“先祖皇帝必定是费了一番心思找到那个孩子，若没有几分相似，如何能哄骗过精明的东阁？”

顾容月真正的身世谁也不知道，毕竟隔了百年，顾城风也无法查出顾奕琛从哪里弄来这个孩子。

但顾容月对清妃感情极深，便是在冷宫多年，从不曾放弃救其母脱离危难之心。

所以，顾城风以此为条件，让顾容月以顾奕琛之子的身份肃清苍月国最后一枚钉子。

“别说话，歇一歇，不要太累了。”贺锦年站起身想扶他躺下，他却摇头，疲惫之色溢于言表，“我还有事要交代于你，关于昊王。”

“他在哪儿？”吴王顾城军四年前突然举家失踪，贺锦年猜测顾城风必定有所安排，因为她曾告诉过顾城风，在她重生前，顾城风驾崩前，在两国战争中，吴王便下落不明，而吴王妃无子，帝位后继无人，被庆安公主收入囊中。

贺锦年有些不适应如此浓馥的香气，闻了后让人感到昏昏沉沉，直觉这种香可能是用于麻痹人的精神的香，于重症的病患有缓解疼痛的功效。

且，她辨出，这香就是她在一个月前从他身上闻过的，当时的她心智太乱，又是先入为主，还以为他接触了那些伶人后，沾染到的。

可她的顾城风怎么可能会碰那些伶人，便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偶有肌肤相亲，他也是极力避开她身上某些提醒他性别的部位……他，其实骨子里是接受不了和男子欢爱的。

一想到此，她的心脏又开始收缩，疼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吴王在大魏，苍月……兵临汴城时，吴王会……接手大魏，我四年前就做好筹划，扬州的傅王叔……其实一直为桃园谷所控……咳咳咳，现在并非统一的好时机，但我不能任秦邵臻把大魏治理得太难啃。”他胸口一阵翻滚，猝不及防，想用真气压下已来不及，一抹鲜血终于抑不住地沿着顾城风的嘴角流下，在他白玉似的肌肤上挑出一丝绝唱的诡艳，刺得贺锦年心魂俱裂，像被蜇了般，又像难以置信般地伸出手，轻轻一触……

黏黏的，红中带着隐隐的暗色……原来顾城风真的已近油枯。

“不，江山我从不曾想要……我只要你，你不会有事……”贺锦年仓皇地将指尖的血擦拭在自己的衣袍上，然后捉了袖襟想拭净他嘴边的血迹，她惊慌失措地直喊：“云汨，云汨快进来……”她心太乱，甚至不记得云汨早已被顾城风送到桃园谷囚禁。

她颤着手拭着他的嘴角，明明抹净了，新的血丝却重新溢了出来，像是坏了的水龙头，关紧了，却总是不停滴水。

可那些全是血，全是血呀！

“云汨，快点，快点来人。”她哭得更凶，手上的动作更快，又怕弄痛了他，看他咳得像熬不过最后一口气那般虚弱的模样，眼底翻涌而来的泪意有一半灌进了鼻中。

“别……叫，没……我的旨意，她……咳咳咳……”他脸色惨白，因为剧烈呼吸，桃花眸顿时染上一层薄血。

“城风，我不叫，你别急，你深呼吸，放轻松些，睡一觉，睡一觉就全好了……”她倏地停下了一切的动作，双手捧了他的脸，掌心不停地轻抚着他的

脸，那里冰冷刺骨，她与他如此近的距离，她终于清楚地看到，隐在橘黄色的宫灯下，他眉间笼聚的一层死灰，她不再说话，安静地流泪，语言的表达能力已贫瘠，内心深处却疯狂地叫嚣着：

就算是天崩，

地裂。

她也不想与他分开。

他死——她便死。

一起埋骨在一个棺中，两人十指相扣，身体交合，紧紧相缠。

她和他的灵魂在天堂也好、地狱也罢，

不离不弃。

那——还有什么可怕？

她将脸紧紧埋在他的胸口之上，贪婪地听着他每一次心跳的搏动声，像失去爱人的天鹅般发出悲恸哀鸣，“城风，你说过的……一生一世，如果你骗我，我就随你一起走，我绝不独活……既然吴王尚在人间，这江山他来继承，名正言顺，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顾城风一听，心口一阵翻涌，险些又是一口鲜血吐出，他急急地喘息着，怒斥：“你这孩子，你如此好年华，随我去了，岂不可惜？何况，你想，我还不愿带你去，免得死了还不得省心。”

他把江山留给她，就是要她背负责任，不轻易言死。

待江山统一，一切归于平静，事过境迁之时，纵使两人阴阳相隔，她或许已经能放下，届时，她再把江山交到吴王的手中，也由她去，可现在，他必须说服她，承接下这个重任，为他而活。

“就是要你不省心……”泪不停地漫出眼眶，可她的眉梢眼角不再抽动，任凭凉意淌过肌肤，一滴滴没进他的衣襟，哀怨满怀，“如果是我呢，如果今日是我要先走呢？城风，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孤零零走在黄泉路上？”她从他怀里仰起头，四目相对，他看着她眼神变得毫无神采，亦如凋零落花，由里到外透出一份死寂与绝望，他心里一阵阵剧痛，不禁失声哽咽，“锦儿，如果你想与我……”顾城风语声一顿，“在一起”三个字在咽喉处轻轻一绕，心中涨起一股涩痛，开始在胸口无边蔓延开来，就变成了，“别让我死不瞑目。”

他不舍呀，怎么能舍？无论她是否负他，他都舍不得。

可他偏偏知道，这世间，当真是有舍……方有得。

“为什么要死别，一起死不是更好，江山自有人在，叶明飞比我适合百倍千

倍……”不知是寝房里的香熏得她全身发软，还是悲伤侵蚀了她所有的力气，她全身无力地靠在顾城风的胸口之上，凉意顺着脸颊淌过尖尖的下巴，一滴滴没进他的衣襟，怎么止也止不住。

世间没什么比失去他更可怕，她抬头，昏沉中，眸如千斛，颗颗盈满对他的眷恋，眸光柔若蚕丝，丝丝盘卷着他的心，她笑，笑得风华绝代，“城风，我们一起死吧，人死后，是有魂灵的，我们魂魄相依，没有体温，也有感知，亦是很幸福的。我不要一个人留在这冷冰冰的世界……”

瞬时，他苦心经营的努力，他倾尽心力，活着时的克制和筹谋死后的路，在那样美丽的笑靥中刹那间土崩瓦解。

数不尽的牵挂、彻夜不眠的思念、一路喜忧参半的痴狂，让那一双灰败的桃花眸骤亮，那刻入骨髓、铭记在灵魂深处的欲望就这样铺天盖地倾泻过来——

“你不会死，我舍不得，既然注定让你我之间要死别，那就由我来死……”下一瞬，她的腰际一紧，纤纤柔荑被他提起拉得更近，她微一抬头，便见那风华绝艳的桃花眸逼近，唇上传来冰凉的吻……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是血咒吗？可明明你我之间清清白白，不曾有夫妻之实……”贺锦年痴迷摇头，她不明白，前世今生她和他都不曾违背血咒，为什么他都会死？

而他，听到“夫妻”这一词时，竟升起一种落泪的感觉——

四年来深抑的禁忌，午夜时分，在独饮狂醉之后，总是在最寂静之时，无时不提醒着自己，她尚年幼，她更适合站在朝堂之上，而不是困于他的身下。

可每一次清晨起来，看到她那张朝气的小脸，他总是会一次次地选择遗忘昨夜的决心，选择逃避朝野纷至沓来对她的指责，告诉自己，他和她相爱，只要是爱，就不是罪。

为了摆脱那种厮缠的禁忌欲望折磨，他也曾一次次地温习先祖皇帝留下的鞭策男宠的手记，警告自己，纵行一步便是错一步，他不能伤她，更不能陷她于万劫不复，让她彻底成为世人眼中的变童。

为此，挽月小筑雀台之上，他明明早已食髓知味，却依然整整禁欲了四年。

而此时，心爱的人正在身下，锁住的情欲如脱了缰的野马般释放而出。入髓的欲望，含着刻骨相思，含着诉不尽的迷恋，含着日日夜夜的无法言喻的煎熬痛楚，吻得他头晕目眩，吻得他神魂震颤。如此紧密相拥，好像吻过几度风雨，吻过几度春秋，吻过了三生三世，夹杂着眼泪，夹杂着心酸。

“城风……”她拼却所有的力量，启开了口，她想说什么，她愿意。她拼命地绽

开嘴角的笑容，想要让他看懂她此时的心思。

“锦儿，四年了，我无数时刻都在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今日总算得偿所愿，即便是马上死了，也能瞑目。”他冰凉的手指擦过她的泪痕，最后点在她的唇上，轻轻摩挲，而后，修长白皙的手再没有半分的犹豫，大胆地覆于她的心脏之上，悲喜交加，“锦儿……我为了你我之将来，不惜身后垢名、不惜做出让你最厌憎之事，只是因为我没有十成的把握可以回来，我怕情之伤人，让你因我而殉情，可我不愿你死。所以，宁愿你多厌一些，宁愿你就此弃了我……若我能回，即便你再恼我，我也会缠着你，直到让你重新爱上我，可我要是不回……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借此能换得你的新生。可是，你这一笑，倒真让我所有累积的努力全部白费了。古人云，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莫过于此。”

复朱唇被死死封锁住，这一吻，消融了千年冰河，化为一池的春水，这一吻，极尽温柔，极尽缠绵，让人如梦一场。

她心中充满对接下来的事情的期盼和不安，脑中断断续续地猜测着，他会如何去“宠幸”于她，思绪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时，她不知不觉地闭上眼，她双眉似叶徐展，只觉那怀抱变得暖得不行，彻底瘫软下来。

再也不管什么血咒了——

再也不避了——

四年相爱，这是死前最华丽的一场盛宴。

即使下一秒钟，他和她一起化为灰烬，这一刻，她被疼爱在他的怀中——才是真实的。

顾城风感觉着怀中的痴迷和缱绻，他搂紧她，腾出一手，微微掀开她的衣襟，发出叹息般的呢喃：“锦儿……让我们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

而她，香气让她昏昏欲睡，只是凭着本能微微露齿一笑。

她愿意的。愿意。

面对她的微笑，他愣了一瞬，随即桃花眸因某种激动而神采飞扬，他伸手捋开她碎散的发丝，抚上那张晶莹面颊，短暂的凝视后，修长的手极缓地，甚至令她没能丝毫察觉地，突然双手狠狠一掀，墨绿的衣袍片片在掌中飞扬——

神明一瞬间回到她的脑中，她极力张开双眸，若一泓迷茫的秋水，“城风……我不要睡……”她要灵魂和肉体同时铭记住他们的第一次欢爱。

此时，她的裹胸已被他挑开，那一对浑圆白皙脱兔般跳了出来……

他一动不动，亦不让她有丝毫的动弹，就这样控着她的四肢，看着她的身体……眼眶欲爆，眸里有巨大的难以置信。

汗，一滴一滴地从他的前额缓缓地冒出，渐渐地凝结成团，滴在她的胸前，滑进那诱人的沟壑。

他的气息越来越浑浊，而她眼神亦开始变得痴迷，明黄轻纱帷帐中，若有若无的香气缥缈，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为什么……”他喃喃自语，“是你藏得太好，还是我太愚笨，四年了，你我朝夕相处，竟不知你是女红妆……”冰凉的手指一点一点从她的眉眼到唇瓣，再蜿蜒而下至那饱满，那顶端鲜艳的色泽竟刺得他眼睑急缩。

而她却无丝毫的抵抗能力，全身的感官陷于停滞。

他的手缓缓移至她的腰肢时，那凝脂般的肌肤吸着他的掌心，触得他心神震颤，欲望升腾。眉间松松蹙蹙间，手竟再也无法往下移一步——

最后，他笑得满目疮痍，“锦儿，但凡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机会，今日我不会放过你。但凡我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我亦不会放过你。可我不能这样自私，用两日的欢娱换你的一生……”千言万语，千种柔情，万种情绪，最后都化作了一叹，“若我回不来，那这一世，算了……”

朦朦胧胧中，她感觉到，他为她细细地穿上衣袍，系好发带，耳畔是他沁人肺腑的气息，“锦儿，你总算为我解开了最后一道心结。四年的凌迟之苦，总算在此时结束，我心甚慰，若死……亦瞑目了。”她昏昏沉沉，根本辨不明那话中之意，突然感到纤指处一疼，将她的神志拉回了几分，她吃力地撑开沉重的眼皮，怔怔地看着他口含着她的纤指，舔吸着，空气中似乎有着淡淡的血腥之气，他笑，亦笑得风华灿烂，“《上古札记》的下册，最后一道记载，种下牵情，吸食爱人指上的血，十指连心，即可将她的记忆带进来世，亦可生生世世无法切断联系。锦儿，若我回来，你我再续夫妻缘分。若我这一次回不来，那今生我让你自己走，但来生，我绝不错过你……”

牵情？她脑中最后一缕思绪刚升起，眼前一阵浮光，便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顾城风将她衣裙穿戴好后，为她盖上薄衾，缓缓起身下榻，未跨出一步，全身便浮起一层冷汗，他稳了稳身子，一边手扶着床榻，缓缓走到龙榻前，蹲下身，从榻下隐藏的抽屉中拿出一个红色的锦囊。

回到床榻后，他脱下她脚上白色的袜，桃花眸里浮出少许的湿意，嘴边挽了一丝自嘲的苦笑，“只道你天生一双纤巧、精细的玉足，竟从不曾想过，你是女儿身。”

广平公主顾灵瞳言他，少了一道精魄之人便是情障，可于他似乎并不止，他和秦邵臻一样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雌雄不辨。

顾城风打开红色锦囊，从中取出一条红绳，一抹惆怅淡隐唇边，眸现迷离，如若回忆，“五年前，我陪铃兰逛庙会，她去庙祝那儿求了一对姻缘绳，铃兰说，这姻缘绳上的每一条线都打着螺纹结，结越多代表缘分越长，可惜她求到的只是一根丝线缠成的结，她没说是送与谁，我知道她是想送给你……”顾城风轻叹地摇摇头，像是在摆脱某种记忆，“我也去偷偷求了一对，竟是庙里送出最好的九根丝线结，庙祝说，这每根线上有九十九个结，而后成穗，再编成结，足有一千多个结。”

笑，一点一点地从他的唇边溢开，“那时，当真觉得月老显了灵，铃兰爱的是一个女子，自然求不到好的姻缘结，而我，虽然知道你心恋秦邵臻，可彼时我太过自信，莫说是一个秦邵臻无法与我抗衡，便是整个大魏，亦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即便是求了这姻缘绳，也不曾在你离开苍月时送出——”

谁知道，两人再见面时，隔的已不是心，而是天意弄人，他以为她成了男儿身。

“天意弄人……”顾城风修长的手指细细地摩挲过那红绳上一结又一结的螺纹，呢喃自语，“庙祝说，这是给一男一女的，我以为你是……”

后来，他再次找到了那个庙祝，问，他恋上了一个少年，他想将这一半的红绳赠与那少年，是否依然能得到祝福。

庙祝满脸惊异，马上规劝：“在苍月，男子相恋是受诅咒的，即便是在大魏，男子可收伶人登堂入室，甚至入朝为官，但从没有一对男子敢踏进代表奉守阴阳天道之合的月老庙，请公子务必不可让一对男子佩戴。”

以致，这一对红绳，他一藏就是五年。

“如今，总算是得偿所愿，锦儿，让我帮你系上，但愿有了月老的祝福，让我得以平安归来……”顾城风的吻轻轻落在她白皙的足背上久久不离，许久许久后，一声叹息从心头咽了下去。

时间悄然无声，也不知过了多久，殿外响起了轻缓的脚步声，顾城风不曾转身，只是轻轻开了口：“公主，朕始终不明白，为何锦儿在朕身边四年，却始终不肯道出女儿身，难道仅仅是因为惧怕血咒？可即便如此，她为何不肯与朕同担，难不成……”顾城风竟是一笑，唇角全然是哀恸，“难不成，朕一知道锦儿是女儿身后，就会不顾血咒侵身而强与她欢好？”

“皇上，不是这个原因。”一个身着紫色长裙的年轻女子姗姗走向龙榻，直到一丈处驻足，她年约十八岁，容貌姝丽，一双极为罕见的琥珀色桃花眸，顾盼之间，眸色流光溢彩，显然，这眸色继承了姚氏嫡族的瞳眸，而眼睛的轮廓却像

极了顾城风的桃花眼。

那一身淡紫繁复素纱广裙，通身没有丝毫绣花，只在两掌宽的束腰上用了同色亮缎，衬出她纤修的体态。

宫灯处，她气质幽雅如一株含苞紫玉兰花，不染世间任何尘埃。

无须询问，当顾城风第一次看到她时，虽惊异于顾灵瞳的年轻，但仅凭容貌亦能猜出，除了顾奕琛和姚迭衣，谁也孕育不出如此得天独厚的容貌。

广平公主顾灵瞳一出生，便被顾奕琛送至川西南诏县，她是姚家的后人，但因为是女儿身，所以，不必承受姚族祭坛的诅咒。而她，同时亦是姚迭衣的亲生子女，身上流了一半姚迭衣的圣血，所以，出生时便携带了姚迭衣血脉里的某些记忆，包括《上古札记》下册的修炼之法。

因此，自育下一个独女后，她开始修行《上古札记》下册，容貌便定格在那一瞬间。

顾城风虽没有开口问，但顾灵瞳却了然一笑，眸光先是落在顾城风怀中人的小脸上，缓缓下移，至贺锦年的左胸处，定睛片刻后，袖襟下的双手猛地攥紧，几乎惊叫出声，但，她很快就压制下情绪，只是神情还是有些微微触动，“申钥儿在魂魄进入贺锦年的身体的一瞬间，忆起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所以，她在那一瞬间，在胸口结下一道咒语：在颜墨璃魂飞魄散之前，决不能道出自己是女儿身的事实，否则，必重蹈覆辙，身中噬心蛊。”

百年来，能让她情绪波动的事并不多。

顾灵瞳修习过《上古札记》下册，又是姚迭衣的亲生子女，自是灵力非凡，她进来看到床榻上昏睡的贺锦年，一眼就看到她的胸口处有一道印咒，这是属于《上古札记》中所记载的咒法。

再细读，竟感应到那种撕裂般的疼痛。

顾灵瞳移开眸光，落在宫殿中黑檀木的陈列柜上，缓下波动的心绪，方淡淡开口：“皇上，还有一个原因，贺锦年是姚族圣女的转世，即便是百年前，流尽圣血，剔尽灵根，在龙渊潭上结下结界困住石碑的魂魄百年，但她的转世还是带着姚族人特有的第六感。因此，皇上与她多年相伴，无论发生何事，她最终都不会开口说出自己是女儿身，就缘于她第六感的对危险的直觉会让她本能地逃避这个问题。”

顾城风猛地抓住榻沿，撑住差点儿瘫倒的身躯，心头骤痛，语声沉痛压抑，“究竟是什么，让她会在自己的胸口下一道咒语？”因为太过用力，白皙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手抑制不了地颤抖。